



黑帮  
GANGSTER  
老大

〔美〕洛伦佐·卡可特雷 著

乔艾 俞雷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GANGSTER

黑帮  
老大

〔美〕洛伦佐·卡可特雷 著

乔艾 俞雷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帮老大 / (美) 卡可特雷(Carcattera, L.) 著;  
乔艾, 俞雷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3. 9

书名原文: Gangster

ISBN 7-5327-2850-1

I. 黑... II. ①卡... ②乔... ③俞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10429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 
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Lorenzo Carcaterra

**GANGSTER**

Copyright©2001 by Lorenzo Carcaterra  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arris  
Agency, Inc. through Arts & Licensing  
International, Inc.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
copyright:200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字:09-2002-014 号

**黑帮老大**

[美]卡可特雷 著

乔艾 俞雷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宝山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 字数 325,000

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8,000册

ISBN7-5327-2850-1/1·1646

定价:24.00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## 引子

秘密可以存在于三个人中间，  
如果其中两个已经死了的话。

——本雅明·富兰克林



1996 年夏

我来这里,是为他送终的。

他的头塌陷在枕头中央,脸色晦黄,薄纸般的眼帘紧闭着。静脉注射管和心脏监护器连着他虚弱的身体,双臂的血管上布满了深紫色的血瘀。一条蓝色的薄毯盖在胸口,骨瘦如柴的双手搭在上面。他的呼吸缓慢,喉咙到鼻腔间不时发出喘气之声,死亡的腐臭气息如同海上的迷雾,在房间上空弥漫。

我从冰冷的暖器汀旁拖过一把样式丑陋的金属椅,背对着低垂的都市夜色坐下。夜已深,早过了病房规定的探视时间,可当班护士还是破例让我留下来,在这间编号为 617B 的病房里陪伴濒临死亡的他。他一辈子桀骜不驯,从不把社会习俗放在眼里,这样的破例正合乎他一贯的所作所为。护士们定期来查房,每次总要小心翼翼从病房门口那两个坐得笔直的警卫之间穿过。进来的时候,她们浆得笔挺的白大褂在腰际微微摆动。护士们查看他的血压,观察静脉注射的情况,用藏在白大褂口袋里的细针头给他加量注射止痛剂。

他已在医院里躺了四个星期。这期间，牧师为他做了两次临终祷告。

“如果他恢复知觉，再有需要的话，请随时给我们电话，”牧师说。他的声音粗哑，听起来像是急切地要为上帝完成这项工作。难道一切真的已经无法挽回？

“您已经来了两次，好像足够了把？”我克制着自己，尽量显得彬彬有礼。

“他应该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。他如果醒过来，会要求做祷告的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折叠那件紫色的牧师服，猪肝色的手在微微颤抖。

“不。”我说。我的眼睛落在奄奄一息躺在床上的他身上，“我想他不会的。”

\*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\*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\*

每天晚上我都去医院。六点下班后，回到家，冲个淋浴换套衣服，然后向北走十个街区。进病房前，顺路在医院急救室对面的希腊餐馆买一大盒色拉和两杯咖啡。我在床边坐下，电视的声音已经被关掉，但图像的光影仍在我们两人的脸上闪烁摇曳。楼下街头传来的喧嚣声，和连接他身体的监视器所发出的蜂鸣声，混成一片。有些夜晚，看着生命的气息从那个曾经强壮的身躯一点点离去，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眼泪，顺着脸颊疾速地流下来。而有些夜晚，想到他对于那些敢于向他挑战的人所犯下的滔天罪恶，我又被愤懑所笼罩，久久不能自拔。

据我所知，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关心他生死的人了。他的敌人和朋友都已死去，或许这就是命运对他最严酷的惩罚：他的子女们偶尔光顾，与其说是关心他的死活，还不如说是关心他死后会留下多少遗产。每个人都以厌恶的眼神打量我，怀疑我和他们父亲

间的关系。他们妒忌我们曾一起度过的时光,猜测他为什么选择了我来分享他的秘密。他有两个女儿,一个儿子,都已各自成家。在成长的过程中,他们从来没有为金钱担忧过,但是一个父亲所能给予子女的关爱呵护,也早早地被舒适的生活环境,私立学校的教育,欧洲大陆的旅行和丰厚的生活开销所取代。回忆往昔,并没有让他们产生多少家人的感觉。所以现在,当他们父亲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的时候,他们除了坐下发一会呆,悄悄道来、悄悄地去以外,根本没有什么其它好做的。

每次遇见他的子女,我们只是点点头,或对视一下而已。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话。唯一可以让我们沟通的人正躺在床上,而我们则站在床的两边。那床像是一条又宽又冷的河,将我们隔在两岸,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人迥然相异的两个侧面。我时常揣测,如果我是他们,经历他们所经历的,感受他们所感受的,会有怎样的感觉。他们害怕接触他,害怕拥抱他,并且害怕在他弥留之际,掉不下眼泪。他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爱自己父亲的机会,命运对他们而言,可能是残酷的。他们一动不动坐在他的床边,脸上满是岁月的沧桑。对他们而言,他的死亡来得还不够快。

\*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\*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\*

他人院已经快四个星期了。我右手端着杯热咖啡,走在医院的走廊上。脚下地板发出的声响,如今已经听熟,就像“白噪音”<sup>①</sup>般融入了四周的夜色。我突然听到身后电梯的铃响,转过身,是他的儿子大卫。他正从电梯间里快步走出来,脖子和肩膀处都被外面的大

---

<sup>①</sup> 白噪音,喷气发动机工作时可听到的全部声波频率范围所发出的音响效果,亦指用于盖没某些噪音的声音。



雨淋湿了。

“我猜你就在这儿。”他说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无力，和他父亲的完全不一样。大卫今年四十二岁，是市中心一家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。他一直费尽心机，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把他的名字和病床上躺着的他联系起来。他比他父亲当时矮了十来厘米，体重上却多了约二十斤。他好像永远在感冒似的。

我喝了一口咖啡，向他点点头。

“下午，我和姐姐商量了一下。”他说。此时，我们两人之间的距离足以让我闻到他身上残留的科隆香水的味道。

“商量什么？”

“商量我们是不是还要来医院，”他边说边看周围，好像要确保四处走动的护士们没有听到。

我耸耸肩，“随便，只要你们觉得心安就可以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谁也不用骗谁，他并不希望我们在他身边。如果他有意愿的话，他肯定会让我们滚得远远的，不要出现在他面前。你……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向来都是这样的。现在也没有理由去改变。”

“你不用向我解释。以他目前的情况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谁在，谁不在他身边，一切都没什么区别。”

“那他知道你一直守在这儿吗？”大卫的声音里有了敌意。

“他死的时候，我会让人通知你的，”说完，我转身向病房走去。

“你和他一模一样，可能这就是他喜欢你的原因。你们都是没心没肺的杂种，”大卫在我身后说。

\* \* \*

时间已近十一点，纽约的夜浑浊闷热，扬基队在阿纳海姆<sup>①</sup>的球

---

① 阿纳海姆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城市。

赛才刚刚开始,617B的房门被慢慢地推开了。我把目光从电视机转向门口,以为又到了护士查房的时间,看到的却是一位上了年纪、穿着考究的女人。她径直走到病床旁。她看上去快有七十岁了,厚厚的灰发按传统的样式直直地拢在脑后。尽管她的脸上满是皱纹,却散发着柔和的光泽。她黑色的眼睛依然犀利,精心保养的指甲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。她身着一套海军蓝的裤套装,外罩一件蓝色大衣。她脱下大衣,折叠好,轻轻放在床尾。

“有椅子给我坐吗?”她问,眼睛仍紧紧注视着床上的他。

我站起来,把我坐的椅子推给她,看她走到床头,弯下腰,亲了一下他的额头。然后,她一边摩挲着他的手,一边对着他的耳朵,用低得旁人无法听清的声音细语了几句。我从没见过她,也不知道她叫什么。但从她的形态举止看,我肯定她还爱着他。

她直起身,把目光转向了我。这是她自走进这间房间以来,第一次正眼看我。她的眼睛有些湿润。“你肯定是盖博。你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,他就不断向我提起你,”她说。

“我以为他从来不爱谈论这些。”我说。一种奇怪的感觉涌了上来,她的出现让我感到莫名的欣慰。

“那倒不假,”一抹浅笑浮上她的脸庞。“对于绝大多数人,绝大多数事,他的确是这样,”那笑容在她脸上荡漾开来,“我是玛丽。除了他,别人都这么叫我。”

“那他叫你什么?”我也笑了。在她的微笑面前,你很难不报以同样的微笑。

“船长,”她的声音里隐藏着一个年轻女人的活泼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我第一次遇见他,是在我父亲的船上。一出港口,我就跑去掌舵,这样他们两人就可以专心谈话了。但我父亲说了些什么,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。他不停地回过头来看我,当时我还是个孩子,却

驾驶着那条十几米长的船。他以为我们再也回不到岸上去了。”

“他是在船上出生的。再说，他也不大喜欢那次旅行。”我靠在床栏杆上回答她。

她点点头，继续说道：“其实，我已经替父亲驾驶过好多次了，我从小在水上长大。看到他不停地看我，并且神色紧张，我决定和他开个小小的玩笑。于是，我时而装出紧张的神态，时而装作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，这样一来，他就更紧张了。”

“他最终察觉出来了吗？”

“二十分钟后，他意识到不是我运气太好，就是我的驾驶技术一流。无论哪种情况，我们肯定能安全返回。这样，我们的目光再次相遇时，他向我眨了眨眼。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：船长的绰号诞生了，而我，也堕入了爱河。”

“你曾经爱过他？”我脱口而出，但随即就为自己过于吃惊的语气而感到了后悔。

“从那天直到现在，”她回答，并再次把眼光转向了他。“除了时间以外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”

“对不起。我并不是那个意思，”我抱歉地说。

“用不着说对不起。”

“我只是以为我知道一切和他有关的事情、地方和人。”

“你只知道其中的一部分，他想要告诉你的部分，”玛丽回答。她耸耸肩，姿态优雅。“那些是你已经听说过、或经历过的部分。”

“那我不知道的是些什么呢？”我看着玛丽的眼睛，想要找出那个让病榻上的他倾心相随、年轻大胆的姑娘的影子。尽管她外表柔和，但我却察觉到在危险来临时她能散发出的镇定的光芒。她的出现好像一阵迷雾，看不清，道不明，刚过去的那几个瞬间，好像让我突然有所了解。她心中藏着那么多秘密，而我差一点永远失去聆听这些秘密的机会。

“有不少你不知道的事情，而这些事情可以帮助你理解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，”玛丽说。“我猜他如果有机会，总有一天也会告诉你的。现在看来，这个任务落到了我身上，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的话。”

“但我觉得不可能有比他已经告诉我的更糟的事情了，”我回答。

玛丽仔细看了看我。她的神态镇静而平和。随后，她扫了一眼床上的他，交叉起双臂。“或许，你该再拿几杯咖啡来，”她说。

在我们身后的电视屏幕上，特纳·马提内兹<sup>①</sup>跑到了一个本垒，扬基队以一局的比分暂时领先于阿纳海姆的天使队。

在我身旁，那个曾经强壮、勇往直前、令人畏惧的老人，正离他最终的归宿咫尺之遥。

而我的对面，那个我才认识了十五分钟的女人，正准备开始讲述她的故事。她所说的一切，将改变我的人生旅程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特纳·马提内兹，扬基队八十年代的球员。



# 第一部 自由之地

贫穷是万恶之极，万罪之首

——萧伯纳





1906年夏

他痛恨回忆往事。

回忆既不能唤起往昔的温情，又追不回逝去的爱。在他眼中，回忆只有一个目的——使包裹着他的外壳更为坚硬。那是一个刻意雕琢出来，藏着他所有软弱，像坟墓一样埋葬人性的外壳。在和我谈起童年时，他的声音好像另一个人，那些发生了的事情好像都不曾发生在他身上，好像他只是个陌生人，与那些事隔得好远。叙述中，他的眼睛始终看着我，声音低沉，无论对往事的回忆该引出多少情感的宣泄。

第一次听到他讲起那次越洋之旅的时候，我十岁，现在再次听到，是在这间病房里。在玛丽的叙述中，这个垂死老人早年的生活片断，像波涛般真实而汹涌地向我席卷而来。



他们的船在离开那不勒斯<sup>①</sup>的第三天遇上了风暴。甲板下第四层是一个只能容纳两百人的船舱，紧挨着一台早该报废的发动机。而当时，里面挤满了六百多个男人，女人和小孩。船舱里弥漫着异样的气味，混杂着垃圾的臭味，滚烫的机油和船体冒出的蒸汽味道。这个船舱原来是个货舱，用来储藏干燥密封的货物，现在差不多成了一个人间炼狱，充斥着呻吟和号哭。在破毯陋衣的遮盖下，一家子人蜷缩着围成一圈。婴儿们因饥饿和老鼠的啃噬而哭泣，大人们饿着肚子咀嚼烟草，黑色的唾液芯子都溅在了脸上。只有当女人们唱起那不勒斯民谣的时候，船舱里那令人窒息的气氛才稍有缓和。每天她们都祈祷那个严酷的上帝快点结束这趟黑暗的旅游。

他们是在天黑的时候上的船。上船前，每人交了两千五百里拉，约合五百美金给中间人，乔治·塞尔维奇。塞尔维奇是个胖子，一年四季肩上披着件黄褐色的外套。他有很多土地，同时也兼做蛇头，偷运所谓的“皮肤”，即意大利贫民，穿过大西洋到纽约，波士顿或是巴尔的摩港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意大利移民涌向美国的高峰，塞尔维奇和他的同伙每周要偷运一千五百多人。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人的死活，一旦拿到谈妥的钱，生意就算是成了，至于顾客能否顺利漂洋过海就和他们无关了。如果再多交几千里拉，塞尔维奇还可以提供假文件，供偷渡客在埃利斯岛<sup>②</sup>和其他关口使用，以便踏上黄金之州<sup>③</sup>，虽然这不是最理想的选择。

逃犯，小偷，骗子和杀人犯最终都找到塞尔维奇。他们是最后的希望，唯有他才能帮他们逃脱牢狱之灾。

---

① 那不勒斯，意大利西南部海港城市，背山面海，周围肥沃的土地上是广阔的麻、烟草、橄榄和葡萄田地。

② 埃利斯岛，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南的一个小岛，曾经是美国移民的主要入境检查站。

③ 黄金之州，指美国加利福尼亚。在1848年，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，移民蜂拥而至，也就是后来被世人所知的淘金热，所以加利福尼亚又被称做黄金之州。